



## 请您放心,强国有我!

——写给戍边官兵的一封信

亲爱的解放军叔叔:

您好!

我是一名来自浙江省龙游县槐园小学五(3)班的学生,也是一名西北戍边老兵的孩子。虽然我没见过你们,但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!

我的爸爸告诉我,你们是在国家主权遭受侵犯舍身取义的守卫者,是在人民遇到困难时救人于危急的逆行者,更是不畏艰苦默默守护人们安宁生活的孤勇者……

12月13日,是第10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,我的心情格外沉重:86年前的今天,侵华日军野蛮入侵南京,制造了惨烈的南京大屠杀,30多万同胞惨遭杀戮。无数抗日救亡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抛头颅、洒热血,舍身忘死、保家卫国,最终赢得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缅怀先烈,勿忘历史。和平年代,你们弘扬民族精神,继承先辈遗志,毅然告别家乡、远离都市,甘愿在戈壁大漠、南海礁岛等环境恶劣、条件艰苦的地方戍边,时刻守卫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正是有了你们的无私奉献、勇于牺牲的精神,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头枕边关月,情系天下安。这是你们伟大戍边官兵的真实写照,更是我们少年一代所要弘扬和学习的精神。我从爸爸那儿知道了许多关于你们的英勇故事,敬佩之心油然而生。

我暗暗告诉自己,要以你们为榜样,从小心怀祖国,树立理想,勤奋学习。长大后,也希望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成为“最可爱的人”,为守护国家繁荣昌盛、人民安定团结而努力奋斗。

请您放心,强国有我!

谨此新年来临之际,衷心祝愿你们:新年快乐,身体健康。

此致,

敬礼!

敬仰您的学生:吴仕杰

2023年12月13日

爹娘一辈子生活在龙南山区,日常生活和节气息息相关。小雪节气一般在农历十月,此时谷物归仓,山泉水最好,酒仙也会下凡。我们龙游人常说:“十月十,做酒食。”

老家是酒乡,流传着乾隆皇帝亲题的“灵山洞庙下酒”的俚语,酒是出了名的甜,村里的媳妇个个做得一手好酒,娘也不例外。

酿酒用的米取自山区的特产糯稻。泉水通过竹子做的水管从山中引来,清澈甘甜。好米、好水喜相逢,爹娘在做酒这件事上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泡糯米、洗糯米、蒸糯米饭、拌酒曲……等到香甜的酒酿呈现,加入适当的凉白开配比,再发酵个四五天,就变成了甘醇的米酒。这酒绵软温厚,一口喝下去,清、爽、甜,好似一股涓涓细流传遍全身,温暖、舒坦、惬意,是舌尖上的美味。

农耕时代,酿酒是大事。娘上心,酒缸旁边不能放樟树板做的家具和鸡爪梨这样的吃食,怕酸酒。在酒缸外包稻草或破棉絮等保暖的东西,防“冻缸”。酒缸盖上插一把菜刀,寓意“防止鬼怪捣乱偷喝酒”。每逢有人家做酒,总引来邻居分享品尝出锅的糯米饭,捏一团,里头塞进红糖,那滋味用土话说便是:“一行服一行,糯饭杂砂糖”,妙极。

酒酿好,乡村的喜事上场。婚嫁造房子祭祀等活动,无酒不成席。“正月酒”“拜师酒”“认亲酒”,一场场的酒事,让淡淡的酒香味弥漫在冬闲的龙南山区的空气中,久久不会散去。

不过,平常人家酿酒更多是自己喝。爹给公家

做豆腐,十分辛苦,回家端上酒,和娘絮叨辛酸。在一杯酒里,他活得自在。有次喝多了,信口雌黄:“老梅,你娘是我挑松阳担时看见,抢来的。”

“哦,那你不是成了山大王。”我天真无邪地应道。

“呸,黄汤灌多了,胡说八道。”娘拉下脸。

哈哈,酒让平凡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

小雪节气,山气日夕寒。娘忙着做鞋子。当年,纳鞋底做鞋是乡村妇女的必修课。十月小阳春,妇女们聚在院子里,晒太阳、纳鞋底,还唱着古老歌谣。我犹记得《绣花鞋》的唱词:“四月是立夏,忙把那鞋底打。五月是端午,忙把香袋绣。十月是立冬,花鞋绣成功,绣那的花鞋哎哟呀,绣好做新娘。”

娘也想传授我这门手艺,从做布壳开始,鞋底用各种旧布片一层层加面糊糊成,北方人叫“千层底”。再按鞋样剪成鞋底,一指厚的鞋底,引长长的粗麻线,一针一线地纳。一双布鞋要扎上十天半月。我有时心血来潮扎上两针,不是针眼断了,就是手指扎出血。娘看在眼里,忧在心里:女娃怕是吃不上女红的饭。

也罢,陪娘做个伴。娘干活时,爱唠嗑往事:“人

## 乡村旧闻

◎何梅容

秋日午后游荡在乡村,忽然间,很多旧闻涌入脑海中。

屋檐下

龙南山区多雨水,农家房屋多是人字坡的瓦檐,斜斜地伸出墙外,多半在一米宽。

屋檐下、房梁上,常挂着一串串辣椒、玉米、豆子等农作物,富裕人家偶有腊肉、粽子之类的,一眼望去,满满当当是农家的气息。墙根堆着整齐的干柴,有时鸡鸭伫立着,担起看家护院的职责。连接邻里小巷的那一面屋檐下一律空着,打扫整洁,供路人行走。雨雪天,沿着村巷屋檐下游走,整个村子逛下来,淋不到一点雨。

屋檐下的秋千,荡悠着农家孩子的整个童年。春天里,燕子飞进飞出,筑巢哺幼;几块石头、小木棍、几片叶子作道具,孩子忙着过家家。冬夜,嘴馋的孩子架上梯子,掏麻雀窝玩乐。化雪时,用晒衣杆挑断屋檐下的冰柱,俩孩子各持“刀剑”舞春秋,玩得不亦乐乎。

屋檐下又是个大剧场。泥墙粉白,天刚擦黑,乡里的电影队便开始放电影,光柱打在白墙上,《南征北战》的故事吸引了一村人热辣辣的目光。没有电影的夜晚,淘气的孩子偷来家里的手电,在屋檐的墙上放“皮影”,光怪陆离的影子时时引来笑声。

屋檐下是村民“茶馆”,男人抽着旱烟东拉西扯,女人纳鞋补衣说说笑笑,小孩追逐嬉闹争得面红耳赤。屋檐下是农村的舆论场。家中吵架、闹事非、起风波,双方都会说:“到屋檐下让大家评理。”等到你一句我一句地理论开来,只需村中长辈喊一句:“有什么好争的?不都是在一个屋檐下嘛!”于是,大伙儿都哈哈一笑,回归风平浪静。

如今,乡村拆了老屋,造了新楼,屋檐不见踪影。失却屋檐,一份乡情、亲情,也变得无处栖息,到底不是一个屋檐下了。

中堂前

在龙南山区,中堂的神圣源自“一面墙一个座”。“一面墙”摆着香案、八仙桌、太师椅,中堂画则昭示着主人家的信奉。也有贴了孩子奖状的,俗话说“堂前教子,后堂懂事”。中堂是孩子的课堂,弄懂行事做人的

规矩礼仪,大多是在堂前耳濡目染。“燕子不进愁门家”,农家尊称燕子是堂前贵客。

中堂是拜天地,敬鬼神的地方。家有喜事,亲友送上对联就张挂在“中堂”画的两侧。结婚时,舅舅的对联要“居中”,而乔迁之喜则是朋友至交的占多数。这“居中”彰显了娘舅之情、朋友之谊,凸显了主人的脸面。

“一个座”指的是中堂面对大门的上座,俗称“上横头”。只有尊贵的客人才恭请上座。古时称家庭主妇为“堂客”,谓中堂的客人。传统“高堂”指的就是父母。娘在的地方是家,中堂之处便是父母所在。中堂是家,家在中堂。

乳名

儿时乡村,取乳名是山村的传统习俗,尤其是物资匮乏的年代,村人相信“天公疼憨人”。取名一般来自形貌特征,如阔嘴、哑巴子、拐子等。或者父兄传承的,有老歪头,自然有小歪头。兄弟多人,老大得名大拐子、老二、老三逃不掉叫二拐子、三拐子。乳名有父母取的,但更多是乡亲“命名”。某日,乡亲对隔壁小孩叫了一声“白头毛”,不久便“名扬全村”。虽然他从小浓发黑亮,等叫惯了绰号,多年之后,他的真名在乡村反而失传了。

我在村里乳名叫老梅,我们姐妹是云字辈,我的学名叫何美云。等到高考拿身份证报名,我才知道大名是“何梅容”。当年高考录取,公社的广播通知录取者参加体检,村里人却不知道是我。等到公社文书终于查到我家,村里小孩就“嗷嗷”地喊着我大名,仿佛这大名是个有趣的绰号似的,喊一声就大笑一阵。

当年在农村,呼喊大名那是极为严肃的。倘若哪次路遇乡亲,支支吾吾地喊了你大名,彼此便立马陷于生分的尴尬。倒是乳名在乡村彼此呼来唤去,时间一久,却是满满的亲昵,满满的泥土芳香。

如今回到乡村,老远听到乡亲招呼我的乳名,一股暖流瞬间充盈心田。是啊,一声乳名,瞬间便会将我拉回那个年龄很小很小、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## 小雪的流年

◎心情不错

心都是肉做的,而你爹有时待我则很少肉心。当年,我养条猪准备过年杀,你爹听说你姑在徽州没路费,回不来过年。一句话都没和我商量,立马卖了猪,钱全寄走。”从娘嫁来,姑冷言冷语,百般刁难。娘逆来顺受,不能吵闹,无理可说,偶尔把我当听众,说一说,心里宽慰一些。

爹一生忠厚,待人热心,乐于助人。在村里留下一个好名声。但限于那个时代,男尊女卑的古老思想浸透在骨子里,想要一视同仁,不仅仅是娘一个人的梦想,更是一代人的伤悲。

娘在纳鞋底的时候,都是扎扎实实的,因为手中的线绳牵挂着心头的一个人。一年年,看着手里的鞋底,知道儿女们也在岁月里长大了。

2008年春天,爹固执地回老家养老,娘因照顾爹,不幸摔跤病逝。依着旧俗,爹不能出现在葬礼上。当出殡的喇叭吹响,爹老泪纵横,向着娘的骨灰祭拜说:“美秀,我对不起你。”十天后,爹追随娘而去。村里乡亲说:“寿生、美秀真恩爱。”

今年的十月初十,恰逢小雪节气。我忽然、忽然就想起从前的日子。“小雪”的流年,浸染着人世沧桑,映照千万个你我。